

中央周刊

新新聞特郵中
聞聞為准政華

期一十二第 卷五第

編主川百陶

國風周刊

第五期目錄

鄭學稼：片岡鐵兵口中的
蘇風：趣味
丹娜：一顆藥星的殞落
——英德及其死
浮春雲：美國戰時生活素描
趙銘：法艦參戰的意義
陳懷竹：國積（中篇連載）

本每冊定價八角 訂閱歡迎

土地幣值與稅制
河畔草（六）
我為什麼還在研究（中國信箱）
威爾基回美以後

梁任公紀念特輯

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
黨史上之梁任公
梁任公的偉人論
梁任公我觀

吳其昌
劉子健
德微
黃式陵
黃通
王健民

君若

編者小言

梁任公先生在中國學術上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一方面闡揚中國固有的文化，同時把歐美的新知識介紹到中國來，而他「用力彌勤，垂老不倦」的精神更值得我們欽佩。國民政府因近 總裁的提議，明令褒揚。我們幼時都讀過任公先生的熱情澎湃的文章而很受感動，所以特出這個特輯，來紀念這位先哲，並使後人有所矜式。

吳其昌（子聲）先生是任公先生的高足。劉棟黃三先生對任公也向所心儀。黃先生最近參加本社編輯國風，以後當常有佳作發表。

過了今天，我們就踏進民國三十三年了。讀者對這一年來的本刊有何批評，對今後將本刊有何意見，請不吝見告！本刊雖從上期起隨雜誌期目的中央日報附送，但本刊仍單獨發行。我們在上期一編者小言中已有聲明。這幾天又有四五位讀者來問，特在此一併答覆。

李漢先生：請將真確姓名及通訊處示知。我們決代守秘密。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登記證渝世誌字第一〇九三號

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

吳其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三日，國民政府頒佈蔣主席時寅藏，頭山滿：……擊之奔走疏通，尤其犬
揚先師梁任公先生明令。讀竟，泣然流涕。不見我 養木堂（毅）之解釋為最有力。犬養翁漢學湛深，
先師音容，十五年矣。中原板蕩，神州瘡痍，我先 道德高尚，為南海與 中山二人所共欽，經彼之解釋
師地下有知，必將縱橫走其老表！幸而我神武， 介紹，二人俱已渙然互信，其後不斷有奸人，兩面
朝野同奮，中興大業，發軔方半，晨旭初昇，炎靈 挑撥，破壞合作。吾願疑此種宵小，來自清廷，特
在望，不待家祭之告，九原有知，又必且血滿神王 南海環遊世界，而我暫居日本，無由委曲詳盡進言
，奮興無已，抱望無窮，長歌浩詠以鼓舞此偉績也 耳。康孫最後破裂，聞在馬尼刺。孫屈已諂康，康
。昔吾亡友張素癡（蔭麟）先生，以中樞未棄揚梁 亦欣然出迎，聞下至樓梯之半，有人阻康云：孫携
先生為遺憾，此在先師無遺憾也。其昌侍先師之日 有冤緒，此來實行刺也。康驚駭上樓，孫大怒而出
久，親見先師每飯未嘗忘國，其愛羣忠國之懷，出 此事我非目親，亦得之傳聞，大體或不謬也。犬
於天性，非有所責報也。今中樞不忘前修，誦德報 養木堂聞此訊長嘆，况在吾輩！然康實無輕視孫之
功，並且出於 委員長蔣公萬機之餘所親提，海內 意也。

中人聲調相問。先生不答。少傾，嘆一長氣，「唉！中國真要亂到幾時呢？我這一生，還能眼見中國太平嗎？這能眼見中國再興嗎？我等了幾十年想中國再興，現在看來，中國再興的時候，我決然已死了！」王此時面龐亦肅然，「先生病剛好，怎麼這樣悲觀。早知如此，不告訴你。」梁仍不答，一人自學自說：「共產黨笑我不徹底。我自己知道，誠然不徹底。我只望國家早日的『再興』國家的元氣，再不能斷絕了，人民的苦痛，再不能不解除！內戰決須要停止；統一須要實現。先頭，我甚至於痴痴的希望吳子玉，好，給你們趕跑了。現在你們又要鬧翻姓蔣的！你們與中國究竟有什麼樣的深怨死仇，一定不讓牠統一再興！」王窘極，以滑稽語調作答：「先生息怒，我姓王的不要鬧翻別人。」梁不自然地微笑：「對不起，自然不是說你們！你和子馨廷熾。我有點憤激，好像在罵你們。」其實，蔣某人我沒見過一面，不過凡是少年英雄（當時華北盛傳 蔣總司令為『少年英雄』故先師云云。）我總覺得是可愛的。我愛少年。我為發起有人而喜。「擲沙！正經請你講這經過的詳細。到底那裏得來的消息？不要又上了東洋人造謠的當！」王於是略述 蔣總司令那時下野赴日本的經過。先生聞 蔣赴日本，突又起立厲聲說：「老天一危險透頂！松坡不到日本決不送命！松坡有統一中國的資格，他知道，東洋醫生給他打了什麼藥的針，就一命嗚呼！蔣到日本幹嗎！糊塗！沒有人提醒他一聲。糟透了！糟透了！」先生面如土色。其昌乃起立曰：「先生的見解實在是對的。但我永遠有一種迷信，天祐中國，一定會有賢者起而統一。」蔣總司令應該就

忠賢之士，必更將聞風而起。昔光武尊節義，敦名實，而東漢一代民族道德水準之高，為各朝冠，其效亦可以觀矣。曩吾友張蔣峯先生（其的），曾令其昌撰「梁任公別錄拾遺」，當時促促，未竟所記。先生晚年之嘉言懿行，頗為外間所未盡知，其昌見聞真切，懼其日久而遂遠，長夜寂寂，濡筆而存之，倘足以警頑而立懦乎？

先師雖不及交 蔣委員長，然對 蔣委員長實中心欽慕愛護，此非其昌妄說，有一事可資確證。明也。十六年新秋，先師病體初健，甚喜。先師住宅右鄰，為中原煤礦公司，其屋乃先生之婿周國賢氏所有。先生與發，散步至公司庭中，其昌與廷熾兄（先生之姪）從。三人在花架下共坐一長藤椅，忽王擲沙先生匆遽入門，（以下特用白話記）見先生，脫帽，搔其光禿之頭，大呼曰：「好戲」，先生笑曰：「什麼好戲？」「蔣介石下野了！」「真的嗎？」梁大驚，擲其半枝雪茄突然起立以足怒踏之。「這還能假！」王隨答隨摸煙盒，以一雪茄投梁，以自抽。梁頹然坐，王亦對坐。「還得了！還得了！真不得了！真不得了！」梁皺眉蹙額，連連吞嗟。王故作滑稽，以戲

青與 國父合作事，其昌亦曾從容舉此事以詢：「世俗所傳云云，究可信乎？」先師親答曰：「不然。中山（先師如此稱）與我甚厚，在橫濱，有一短時間，每宵共榻，此世人頗有知之者。外傳南海輕視 中山不恤與之合作，皆奸人挑撥之詞也。最初，南海不甚了解 中山確係事實，後經日人平山

「敢問先生，有何不得了處？」王故作滑稽，以戲

是。先生可休息了，我和煥哥出去打聽確實消息。告。因與煥兄扶先生歸臥，先生同時足疲須扶，當夜便血復發。醫生大驚，明明已痊癒，何以復發如此速而且猛！又臥牀不起者近二月。據此事，先師心中愛護 蔣公之真誠，於不知不覺間畢露矣。

國民革命軍近京畿，其昌適返杭，爲五妹締婚，故濟南慘案時，先師悲痛之狀，不獲親見之。傳聞先生有再度出國避難之說，即北上謁見，告以「先生如出國，其昌將再赴廣西。」先生曰：「余對祖國，可告無罪。國人如諒余，余決不離祖國懷抱。如一時真不見諒，余無力赴美，將暫赴朝鮮隱居，汝能從我乎？」其昌答：「友人邀回廣西任督視學。然朝鮮仍爲我中華之國土也。崔致遠之文章，李退溪之理學，亦何異乎中華，慕之久矣。且先生有命，自當隨侍。」先生曰：「然。余至朝鮮，擬作朝鮮理學史，或朝鮮學案，汝可助我。」無何，先師病篤，七百年來朝鮮理學之淵源，遂任其若存若亡，國人雖通學，亦無有肯注意之者矣。惜哉！使先師而老壽，其功績決不在黃太沖（宗麟）之下也。

先師急公忘私之德行甚高，非弟子阿諛，有一事實，述之足爲末俗所師效。十五年夏，教部聘先生任京師圖書館館長，而經費涓滴全無。初時挪用青年館中備徵徵之小款，先生捐館長薪不取以維持。至冬，此餘亦耗，館中無煤升火，無紙糊廳，余入之，冷風颯颯，乃如殍舍。（時尚在方家胡同）先生亦不裕，乃慨然將其本人五萬元之人壽保險單，向銀行押借，發薪、生火、糊紙，館中人皆感戴，慘如挾纊。此事徐森玉（鴻寶）先生亦常帶

對人稱頌先生以私濟公之美德。以私人生命之代價，濟國家公共之文化，余至今三十八歲，尙僅見先生一人而已。故特表而出之。污官墨吏聞此事，良心亦有所感動否乎？

先生建設國家文化事業之熱心，乃出於天性。可爲吾輩之模範。北平圖書館充實完備，莊嚴肅皇，得呈今日之偉觀者，大半出於先生之苦心經營。經營創始，並由於任用袁守和（同禮）先生之得人。此世人所週知也。將其平生積聚之圖書金石十餘萬件悉數交呈國家，今陳列於北平圖書館，此亦世人所週知也。有一事，關係民族文化甚鉅，先師苦心努力作成之，私心者因私破壞之，而最後卒告失敗，遺恨無窮。然世從未有知者，余特以董狐直筆揭破之。聊城楊氏海源閣之宋刊書，此國家之文化重寶也。使在日本，即價值較此低十倍者，亦早經政府指定爲「國寶」矣。乃北洋軍閥，昏聩不知，二次兵匪滋擾使楊氏較次之善本，若元刊明鈔損失不少。其宋刊精華，由一年老之夫人，死力維護，得以救出，携之天津，邀索高價。廠肆書估有漢玉堂王某者，密得風聲，渴思成此買賣以收大額佣金。此估案走先師門牆，乃報告先師。先師大喜，欲爲國家永保此國寶。一面獎勵王估，使其效力，一面邀集京津名流，共襄盛舉。楊氏老夫人索價二十餘萬元，往返折衝，舌敝唇焦，又勉以「愛國」大義，最後始議定七萬元成交，包括宋刊四經四史，及宋刊莊子、王右丞集等十餘種，全部在內。此價實不稍賤。但北平圖書館部門弘大，每一部門購書之費遂不能不受時間限制。「善本書」一部門，不能立時提出七萬元之鉅款，時葉譽虎（恭綽）

先生亦極熱心公衆文化，乃與先師共同安寄於梁宅，當時商定分爲十股，各人認借，由北平圖書館按期攤還。北平圖書館先認二股，先生認一股，譽虎先生認一股，傅沅叔（增湘）先生認一股，周叔猷（暹）先生認一股。時北府首相潘復，欲求歡士林，自告奮勇，願認三股或四股，托葉公轉告，事乘成矣。越二日，會中某鉅公愛古成癖，不能忘情於宋刊王右丞集，喚王估來，密告以欲將王集除外男傳，王估難之。某公遂借言「梁任公葉譽虎皆好好先生不體市價，易受人欺，如此批書價，何至值七萬金之鉅耶。即四萬金可了，已微賤矣！」楊氏老夫聞之，憤極，遂解約。王估乃哀訴鉅公：「爲此事，往來京津舟車旅店費，已賠三百金矣。商小民非諸大人比，無錢補貼！」某公斥其痴，曰：「若持王右丞集來，此區區三百金，吾不賞汝耶！」後王右丞集，竟歸於某公，恐今又歸日人矣。楊老夫空抱遺書，善價難沽。越數年，開以十八萬金售於張漢卿（學良）將軍，而九一八烽火踵至，又不果成。使此國族重寶，不得歸於國家永保者，其鉅公「私」之一念之所賜也。

先師好獎揚人善，而自處謙卑，於弟子輩如此，於同時友輩亦如此。教授清華研究院時，先生之，富長於觀堂先師（王國維），驟然爲全院祭酒，然事無鉅細，悉自處于觀堂先師之下。此外對於陳寅恪師，趙元任師，李濟之師，梁漱溟師，亦皆自持摺約謙敬之態度。寅恪師稱先生爲「世丈」，而先師推重陳師，不在觀堂先師下也。觀堂先師從屈原遊，先生爲之請于當局者至再，終至見格。先師益吃緊無聊，命其昌輩推舉良師，其昌代達諸同

之個性者歟。繼讀先生，吾浙派莊苑之別子元宗也。亦時時以其所珍藏，請先師題跋，余尚記有黃石齋（道周）潑墨山水，蘇山齋手書詩...

先師飲冰室全集，除各種專著外，即單以文體言，包羅之廣，體例之雜，真古今罕見。先師嘗自謂：「吾笑歐陽南（櫛）曲園全集體例之雜，乃下...

「平生惡作牛騷語，作嘔呻吟苦語誰。萬事禍兮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立身豈患無餘地，報國惟恐或後時。未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悴校羣兒。」此先師三十餘歲，亡命日本時所作律詩二首，中華民國十五年夏，手書之，以賜其昌者也。...

「三年請業此淹留，二老雕零忽十秋。感激深於羊羽鶴，哀歌飄渺過西洲。」此其昌所作二十五年前故都雜詩之一，一一清華園總乘王二先師故宅詩也。附書之以殿此文。

（明楊椒山先生故事，康氏第一次上書辦法之集合）

教育部來函

奉 部 呈 交 下

台函及檢寄有關學校問題之函件四件，經由本部各主管單位切實研究改進，茲將各節實情略復如次：

一、本部墊發借貸之實情：查每月借貸墊發數，係根據各校最後一月核撥數墊發。至國立第X中學七月份每人應發一百零九元計核撥數為十七萬一千餘元，九月份亦墊發十七萬元，并非如史生所云：「先墊數若干以後即通通無期」更無短發情事。

三、提高小學教員之待遇：關於此項問題，本部對於各省市正在加緊督促中。自本年度起，各省市小學教員米谷津貼已普遍實施，至年功加倍，獎勵優良教員，免子女學費，養老金，郵金等辦法，亦大都已經實行，尤以其中米谷一項，最著成效，教員能勉維生活者，亦頗於此。前據川教廳呈報，本年起各縣小學教員津貼一律改四市斗，本部以數...

四、請增小學教員參議員之名額：擬於有關籌備教育運動之集會提出討論。至於師範畢業生優待問題，已於一般小學教育各項待遇中酌予提高，似可不必再議矣。奉 諭特復。此致 陶百川先生 教育部秘書處 三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

黨史上之梁任公

劉子健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三日，國民政府令曰：

「新會梁啟超，才思卓越，學識闊通。當清季晦塞之秋，爲歐美新知之介。殫精著述，鼓舞羣倫。以恢復陣腐爲心，以振奮起衰爲務。士習煥變，風會革新。洎乎晚歲，講學舊都，整理國故。旁搜遠紹，抉隱開幽，於中華固有之文明，力加發揚。於後生治學之要旨，多所啓示。蔚成一家之言，濟以經世之教。用力彌勤，垂老不倦。綜其生平成就，實爲近代學術文化，有弘偉之貢獻。乃志業未竟，而中道遽逝，追維賢哲，良切眷懷。用特明令褒揚，以示國家崇獎學術激勵師儒之至意。此令。」聞此褒揚令之頒布，係先由 總裁向國防最高委員會提議通過，然後送請國民政府辦理者。任公逝世，已十四年，蓋棺論定，恩怨久消，單就任公在學術文化上之功績而言，明令褒揚，自有絕對之必要，海內人士，當無異議可言。

但任公雖爲一規模廣大之學術家，而任公本人，則頗欲勉爲規模廣大之政治家，以展其抱負。尋林樂洲，學在經世，殆任公畢生所不忘者，其清末民初之政治生涯，俱由此點出發。事雖失敗，而晚年在學術文化上之貢獻，固足以補償之矣。

某君摘錄陳布雷先生追悼張季鸞之文字，改題爲「張季鸞先生與革命的關係」，載於三民主義周刊，而加以按語曰：「凡是參加過同盟會或國民革命，或追隨過 總理的人，他的性格裏，一定有革命的血液。」我於任公，亦同此感，不幸任公與 總理之關係，未及待同盟會成立而先行破裂，實爲遺憾。然任公之人格中，「一定有革命的血液」，則無可否認。

讀者如有詢查，請附回件郵資。

任公初不識 總理，嘗癸巳甲午間， 總理業醫廣州之雙門底，康有爲適講學於 廣州府學宮之萬木草堂，與雙門底聖教書樓相距甚近。康常來書樓購請西書， 總理知其有志西學，欲與訂交，託友人轉達，康妄自尊大，告 總理須具門生帖子拜見，遂不果。乙未春，與中會設機關於廣州，託名 籌學會，邀康及其門人陳千秋加入，陳頗有意，康力阻之。旋康入京會試，過上海，寓洋涇浜全安棧二十一號，陳少白奉 總理命至上海招集同志回廣州起事，亦寓全安棧十九號。少白因往見康，談革命，康問及長江一帶布置情形，首肯者再。已而任公至，康爲之介紹，談甚歡，是爲任公與吾黨往還之始。

丁酉冬，橫濱僑商黎煥輝、郭雅生、羅汝馨、馮鏡如諸人，在中華會館籌辦華僑學校以會館爲校址。時 總理自倫敦脫險至橫濱，諸人就商於 總理。 總理以與中會乏文士，乃薦任公主持，而定名曰中西學校。並囑陳少白寫信，交校董某君赴上海時務總局任公，康有爲以任公方主時務總局筆政，不可，薦徐勤承乏，并助以林奎、陳蔭農等，皆康

門優秀之士也。康又謂中西二字不雅，易名大同，親書大同學校四字門額爲贈。 總理亦任之，與徐勤討論時政，往還頗密，無毫芥蒂，然尙未識任公也。

已而康有爲公車上書，署名漸著，深悔與革命黨人往還，爲政治前途之累，密令徐勤諸人改變態度。徐本利祿黨心之士，因與 總理日漸疏遠。未幾，戊戌政變作，康有爲得英艦保護，遠走香港。任公及王照匿居日本使館。時 總理在日本，乃商請宮崎寅藏、平山周等，潛入中國內地，救任公及康出險。宮崎遂赴香港迎康至東京，任公亦隨平山易服過天津，乘輪赴日。時日本進步黨領袖犬養毅，任文部大臣，有意調停孫康關係。一日 任公欲見 總理及陳少白，遂由犬養毅約 總理少白及康梁四人，同至早稻田大養會談，及期，任公如約，而康不至，三人討論合作方法頗詳。翌日天明始散，是爲任公識 總理之始。

數日以後， 總理派陳少白偕平山周訪康於旅次，遇徐勤，託稱康病不見客，適任公出，挽少白入見康，座間尙有王照梁鐵君二人，皆康弟子也。座未定，王照忽曰：「我到東京以來，曾語行動不能自由，甚至往來函件，亦受檢查，請諸君評語是何道理。」康大怒，使梁鐵君奉之去，並謂少白曰：「此瘋人，忽與計較。」少白乃乘間說康以革命略謂：「清政府已不可救藥，先生可以改絃易轍矣。今日之局面，非革命，國必亡，無一線生機，人皆知之。况先生於清政府，不可謂不盡力，而清政府反欲殺先生，又何苦爲之盡忠耶？」康曰：「無論如何，某不敢忘今上。」少白又說之曰：「使先生而爲庸人，吾欲無言。若先生自命爲當今之世舍

其誰之人物，當不宜以今上之私恩。乘中國於弗
願。吾人勸先生領導革命，亦即公不忘私之意。據
先生所云，今上亦救國同志之一，則吾人革命，旨
在救國，革命若果成功，當亦彼所贊成。倘先生以
一己私恩，至死不釋，風塵女子亦優爲之，不能讓
先生獨步也。」康無語，但曰：「今上聖明，必有
復辟之一日，其受恩深重，只知冬夏夏而已。」
少白遂辭出，並囑宮崎携王照去，免爲康所羈禁，
王遂筆述其出京一切經過及康所稱衣帶詔之詐僞於
大養毅所。康疑少白故惡作劇，乃遷怒及於革命黨
而兩派更無合作之望，惟任公對革命之傾向，則
轉爲積極。

最初，康有爲本同情革命，嗣以身爲君主立憲
黨之領袖，不肯甘居人下，故不肯合作。而任公眼
光較遠，主合作最力，日與 總理少白磋商，對合
作方案，亦有具體決定，大約推 總理爲會長，而
以任公副之。少白嘗問任公：「合作之後，何以待
康有爲？」任公答曰：「當請康先生閉門著書，由
吾人出而負責，康先生如不可，吾人將各行其是，
去違多顧也。」是見任公對於此事之堅決。

己亥春，任公創清議報於橫濱，除奉康有爲命
派頌光緒功德外，連載譚嗣同所著之仁學及譯述日
人柴四郎所著之「佳人有過記」，中有排滿論調，
爲既所見，強令撕毀重印，而任公無如何也。及康
離日赴加拿大，任公意氣日盛，高唱自由平等學說
，自號飲冰室主人，題其集曰「飲冰室自由書」。
遂改其別號任公，以示脫離康氏羈絆之義。
蓋門弟子，多以「字」相稱，即源出康門之標記。
任公此舉，所以表示其決心也。一日，康門弟子於

其茶館開會，送別林士圭等回國起義， 總理及與
中會會員多人亦在坐，任公聞少白船抵橫濱，派人
迎至，把酒暢談，備極融洽。任公於合作之事，再
三殷殷商討。林等歸國，聯合會黨，遂有次年唐才
常起義漢口之役，其得吾黨之助，或不少也。
一月以後，少白返香港，任公致書康有爲，託
少白面交，力稱合作之利。康派梁少閑等三人見少
白，並附一書條，有千里神交不必面見之語。少白
知康意猶未轉，不歡而罷。時任公在日本，與同門
歐渠甲、韓文舉、張智若、羅伯雅諸人，醉心民族
主義。歐撰一文於清議報，闡揚湯武革命順天應人
之旨，語極動聽。康大怒，移書切責，並令任公赴
檀香山創設保皇會，歐赴舊金山主持文與報，蓋恐
任公轉變，於康不利也。

則可以想見。
任公既奉康命起檀香山， 總理爲書介紹於長
兄德彰及其他與中會會員。己亥十二月三十一日，
任公抵檀島，持 總理介紹書訪李昌，何寬諸同志，
頗受歡迎。任公旋於一月十一日，致書 總理曰：
「逸仙仁兄足下：弟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
十日。此間同志，大約皆已會見，李昌兄誠深沉可
以共大事者，黃亮卓海何寬李祿鄭金，皆熱心人也
。同人相見，皆問兄起居，備致殷勤。弟與李昌略
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爲欣慰。令兄在他埠，因

担已甚重，必無意保留其土地，而普通自耕自住之
土地所有者則課以輕稅率。如是，果進地價稅有限
制兼併之功，而無妨害土地經營之弊，可以代替限
田制而行之有效。
三，九中全會通過之「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
內容精當，辦法切要，確合當前抗建之需求。該
綱要中關於調整土地分配及促進土地利用，均有扼
要之規定，如第三條：私有土地應由政府依限報價
徵收，徵進地價稅，其土地之自然增價亦依限報價
徵收地價稅；第五條：國家因實施戰時經濟政策或公
共建設之需要，得徵收私有土地，並得以土地債券
補償之；第六條：地主收取地租，不得超過地價百
分之十；第八條：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爲原則，非自
耕農所有之土地，政府得強制收買之；第九條：私
有荒地由政府徵收高租地價稅，並得以土地債券徵
收之等等，均爲實現平均地權之確切有效辦法。但
此等規定，係「照價徵稅」與「照價收買」之演繹
，而非與此兩大綱領有所背離也。（完）

任公未行前，其友人周孝懷名善培者，嘗至日
本訪任公，任公極欽佩之，以二書介紹於 總理。
其第一書曰：「昨得剛兄由橫濱寄上兄一書，約談
舊遊，剛兄亦有事不能赴約，令弟自往，而其信至
禮拜日正午始到，因已不及，故未能就談爲歎。今
有四川一豪傑來此間，弟欲約其與兄相見。若能以
本禮拜六晚仍赴前地相會，最幸。可否？請即回一
示。弟嘗頓首。」按孝懷爲諸賢人，官四川久，故
任公稱爲四川一豪傑也，剛即樂子剛，任公同門，
素接近 總理者，吉田晉爲任公居日本時別名之一
。其第二書亦同日發，文曰：「今一寄上一書，想
已達。有四川一豪傑周君孝懷，弟欲與之同見足下
。商量一切事務，何時可約見。請即回示爲盼！逸
仙仁兄。名心叩」。名心亦任公之別名，至當時見
面之情況，則不可得而詳。惟任公對合作之熱誠，

新聞背後的新聞

威爾基回美以後

(續完)

威氏援華的呼籲，發生的反響，我們拿紐約時報專欄家克希克十月廿八日專欄，紐約太陽報沙考爾斯十一月五日專欄，和前任紐約時報駐東京記者白斯做代表。他們的意思，認為美國被迫加入戰爭，是因爲不肯出賣中國，中國人對於美國，應當感激，如果去年的赫爾野村談話，美國答應日本要求，出賣中國，放棄中國支持抗戰，那麼珍珠港美國不會吃這慘的大虧，美日和平關係可以維持不斷，美國不至於在準備未充的時候，突然和敵人作戰；又日本所以痛恨英國，是因爲英國以香港爲根據地，總令德國英國軍械，輸入中國。這番論調，美國輿論界極其流行，當然不祇是他們三個人的主張。從前中國人在美宣傳，有的說中國是爲美國作戰，現在又有美國人說美國參戰，不是爲自己，是爲中國，這兩個見解，都一樣的忘記自己民族的人格。如果美國參戰，不是爲美國的利益，真是替他人作嫁，他們根本就對羅斯福的愛國心，發生懷疑，那麼美國參戰院不應該行使憲法上賦予的權利，權麼？羅斯福說美國是爲求生存而戰爭，確是古今名論。

美國報紙方面，進步開明的份子，對威氏主張，一發難護，不必多說。可是保守派的報紙，居然聯合戰線，對威氏痛下攻擊。輿論界權威的美國報界三大集團，一是威士脫集團，二是霍華德集團，三是麥高米。潘德生集團，他們散佈全國的大小報紙，對威氏冷嘲熱諷，無所不用其極，他們不祇利用社論，連插畫，標題，專欄，小品文，都施展出來。威氏動身以前，羅斯福於八月二十一日說，「威爾基將訪問各國，宣揚美國怎樣努力於戰爭，美國內部又怎樣一致團結。他的使命，最好稱爲美國」。

此種有痼症，彼此不許通往來，截至今尚未得見，則儼然敵國。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強。魏之，劉已彼此通信問候矣，弟此來不無從權辦理之事，但須諒弟所處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輩既已訂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不效之理。弟日夜無時不無念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也。勿勿白數語，餘容續布。此請大安。一月十一日。

「雷中」從權辦理」及「諒弟所處之境遇」等語，殆指奉康命組織保皇會一事而言。後任公至茂宜島，訪總理之兄德彰，德彰禮遇優渥，且令其子爲執弟子禮。任公遂倡名爲保皇會則革命之說，組織保皇分會於檀香山，與中會同志及一般僑商多信之，捐助勤王軍餉者，大不乏人。任公居檀半載，復於庚子七月十八日，啓程返日本，過香港，與陳少白再度磋商合作，結果甚圓滿，而徐勳力阻其事，久無成議。任公至日本，總理責其失信背約，而任公無詞以答也。此後任公與總理之往還，乃日益疏。

任公既不克從吾黨革命，而檀香山之革命根據地，乃因任公一度前往，輿論清感不消，康門陳繼樞兩主持之保皇報，且大攻革命，總理患之。癸卯八月，親赴檀香山，改革陸記報之內容，並發表敬告僑商書，力辯革命保皇名異實同之說，其評任公之語，有曰：「梁公保皇會中之運動領袖，閱歷頗深，性情豪熱。日學近日人心之趨向，風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覺爲革命之氣所動盪，偶而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報報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壞，忽言愛國種種之過於其屋主光緒，忽言愛國種種之過於其屋主光緒，非具有反清復漢去腐投明之實心也」。又曰：「弟與任公，私交雖密，一談政事」。

(完)

梁任公的偉人論

陳德微

梁任公於飲冰室專集中著有張博望班定遠合傳，始，三曰漢武，四曰宋武，而四役中，最足爲吾儕一。趙武靈王傳，袁崇煥傳，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及子孫吟式者惟趙武靈。他在敘述趙武靈時代本族和傳。在道五種偉人傳裏，任公有一中心思想，外族之形勢，趙之地位武靈伐胡之預備及其英斷與神話本其冒險進取之精神，克復異常之艱困，而立成功後，要吾人注意深察者二事：一曰「王之兵力功異哉，或捍衛邊疆，發揚祖國光榮者，其人及身自從事於戰陣。」即此二事，任公稱武靈王爲黃帝成功或失敗可不論，要均足以當偉人之稱譽而無以後第一偉人。他並從武靈王的功業上，下一斷語

於張博望班定遠合傳中，首即謂：「歐美日本人常言，支那歷史，不名譽之歷史也，何以故？以其與異種人相遇輒敗北故。」此乃任公所最引爲羞事而痛心者。於是於吾國史中，竟得張博望班其人，以開導其功勳，而雪彼外人辱我之言。在張班傳中，極言「秦東發達之殺，實地理缺憾使然。」而稱張班「能以人事與天然爭，以造復古鏗今之大業」，其偉大實爲發現美洲之哥倫布，開澳洲之役頓由，開非洲之立溫斯敦而上之。任公於敘述當時西域形勢與博望功勳略後，稱張博望之大功，關係三事：一曰：獲匈奴以復夏之勢，一也；開亞歐交通之線，二也；究中國一統之業，三也。而於敘述班仲升生平及其時勢與其所定以城諸國之偉業後，稱定遠用

其與袁氏之策，掃除周秦以來千餘年之劇患，一酒國之亂，使黃族之威震於域外，由此結論，可顯見任公之意，大概他欲借張班事功以振發吾民勇氣而養成吾民進取冒險之精神歟！

於趙武靈王傳中，任公首稱：「自商周以來四千餘年，稱足爲歷史之光者，一曰趙武靈，二曰秦句耳。」

於袁崇煥傳中，他首先說：「有人焉，一言一動，一進一退，一生一死，而其影響直及於全國者，斯可謂一國之人物也已矣。」繼又說：「袁崇煥以一身之實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他在敘述袁氏之時代生平事功獄獄及死後影響之後，於是稱：「使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使循督師以和協守，以守爲戰之策，則有餘力以靖內難，然後休養國力，從容以抵制外寇，亦何至自壞長城引虎入衛也耶？

任公又力舉程更生評袁之言，以其不受錢，不惜死，直任勞怨，不避嫌疑，肅耐飢寒，肯破體認諸端以崇高其爲人，而贊之爲「千古軍人之模範」。這可窺見任公尊尚民族主義，重視軍人道德之意；而此種觀念之所指，亦欲使我民振奮而唱「慷慨同仇」，開闢百戰時，功高而明主昏，心苦後人知之

總統的特使，因爲他所攜帶的信件，不祇給美國駐外人員，還有各國的政府官吏，其中包括斯大林。一可是九月二十六日威氏的莫斯科談話發表後，引起英美兩國政界和輿論界的騷動，十月六日新聞記者以此詢問羅斯福，他的答覆，態度極其冷淡，他說他祇看見報上的大字標題。那時威氏正在重慶，他說（十月七日）：「我所說的，是我的意見，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樣一來，威氏是否如羅斯福所說，是美總統特使；或者送信的時候，他是特使，說話的時候，他就不是特使，紐約時報稱之爲雙重資格。羅斯福看見情形不妙，十月九日說：「威爾基的任務，在本人看來，可稱滿意，他的主張，引起各方討論，但這是政治的，本人不能詳細發揮意見。」威氏十月十四日向總統報告後，據威氏和新聞記者談話，說羅斯福自願表示，外間謠傳他批評威氏，與事實完全不符。

據民族週刊華盛頓記者斯東說：「威爾基的旅行，白宮方面，覺得他現在就從莫斯科和重慶，發動一九四四年的總統競選。威爾基現在的活動，要使他時刻爲羣衆所注目。威氏早就知道，共和黨的老派，對他不滿，他必須自己深得民心，共和黨在一九四四年，非推他競選不可。」

著名政論家莫納說：「美國現在興起一個新的政治運動，威爾基爲其中的一員，他們的前途，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共和黨內部，興起一個新派，想替代老派。新派的中心人物，是威爾基，魯思，魯思夫人，高爾思兄弟，司丹生，鮑爾（參議員）等人。這個運動，恰似十九世紀時代的英國，迪士來的青年保守黨。」（完）

於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中，任公以撥濶闊幽之
，舉出三佛齊國王梁道明，三佛齊國王張璉，
婆羅洲王蘭人某，爪哇順塔國王粵人某，暹羅國王鄭
，戴燕國王吳元盛，昆甸國王羅大，英屬海峽殖
民地開闢者葉來，又附以菲列賓富侯潘和五，爲吾
國不可多得之偉大人物；且悲憤慨嘆的說：「國民
失其崇拜英雄之性，而國遂不可問，國民誤其崇拜
英雄之途，而國遂更不可問。」他又舉出章此傳時
之感情，除感時代精神一端外，復感及海事思想與
國民元氣之關係，殖民事業與政府獎勵之關係，政
治能力與國際競爭之關係。他終於以悲痛的語調，
得一結論說：「海以兩百數十國，其民口之大部份
，皆黃帝子孫，以地勢論，以歷史論，實天然我族
之殖民地也；而今也託居彼字者，僅得自比於牛馬
。嗚呼！誰之罪歟？誰之罪歟？」細讀此傳，則知
任公之意，又在勉我們振奮而爲揚國威雪國恥之英
雄耳。

於鄭和傳中，任公稱鄭和爲祖國航海大家，且
以爲「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比肩者寡
」，同時，並慨嘆「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
！此意亦在獎勵國人振其冒險進取的精神而已。
從這五種偉人傳的撰述上，我們約略可以曉得
梁任公眼裏的偉人的品質了。現在姑由這種看法，
稍抒我的私見。

(一) 奮勇前進是偉人的共同品質 梁任公於
外人中，頗稱頌哥倫布，似頗曲，立溫斯敦，維哥
達嘉馬，麥哲倫，以其能奮勇前進，卒能發見新土
而使新舊兩陸東西兩洋交通大開，全球比鄰，造成
有史以來最光燦之時代。於國人中，亦以張騫、班

超，鄭和諸人能發奮勇毅前進不已，而增長我國與
之光榮與價值而特爲之立傳。他如趙將李牧，秦將
蒙恬以及秦皇，漢武，劉裕，鄭延平等之奮勇揚威
，亦爲任公所佩服者。此種估量偉人之見解，實爲
真確而具有實在之價值。因奮勇前進，百折不撓，
實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素
養。有此素養，何險不諳？何難不能克？一國之
得立於物競之世，全賴積此素養以成之偉大精神！
我國向病退守畏葸，苟且疲軟，有此種偉人的灼見
以擊破彼懷抱「無動爲大」之劣根性，實亦有助於
民族主義之發揚的。

(二) 艱苦卓絕是偉人的經常表現 梁任公於
張博望特許其一，跋涉於冰天雪積之中，頓困於酷寒
羸衣之俗，往往數日不得食，惟對禽獸以自給
，而想像其所歷艱險困苦之境譽之爲堅忍磊落不
屈不撓之奇男子；於班定遠，則以其孤身去祖國數
萬里外，據四面之敵而指揮若定，不以地位危懸藉薄
而中止其活動，雖一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
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而猶欲擴張其事功
，遂譽之爲人傑，爲國民模範；於趙武靈，則稱許
其銳於改革而以理勢服一切之反抗，且能冒萬險犯
萬難，四征八討，揚我民族聲威於域外，遂譽之爲
「本國歷史名譽之紀念，以此爲最」；於袁崇煥，則
特記其「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
」，而感嘆其「無家而以中國爲家」，遂譽之爲一
國之人物；於鄭和，則特記其「無歲不在驚濤駭浪
之中」，而克復海上之奇新殊險，以事實打破「大
陸人民不習海事」之謬見，遂譽之爲祖國之海上巨

人。凡此諸人之艱苦卓絕，亦所以使此諸人成非常
事功之主因，梁任公舉此以爲偉人成功之訣，其見
亦自卓越。我們曉得，事無大小，必伏有艱困，克
此艱困，事方能成。一個人自墮地以來，亦須經過
無量數之艱苦，但此無量數之艱苦，以人人須遭受
幾成爲慣習，成爲經常，故多未覺；惟偉人所遭之艱
苦困厄，則必超出常人數千百倍，非是常人所慣受所
常遇，而常人或因疲於應付經常艱困而暫安於一時
之逸，遂致此卓絕之艱苦，僅聽少數偉人忍受而使
成其垂世之偉大。梁任公偉偉人，特傳其卓絕之艱
苦，自足以刺激彼貧一時安適之人。此種識見之有
助於民族之進步，當然沒有什麼疑問的。

(三) 目標始終向外是偉人的氣魄 梁任公於
所著五種偉人傳中，幾無一人不是目標向外的。張
班通西域，是經營當時所謂域外的事業。武靈之胡
服騎射，目的在加威力於異種而非同種，所謂林胡
樓煩均係匈奴，而中山即鮮虞，乃白狄別種，乘萬
乘之會而從事於戰陣，乃在平外寇。袁崇煥則以其
雄才大略經營邊事，使愛親覺羅氏認爲抗清之第一
人。三保太監則以經略海外，而使有明一代聲威於
馬來半島、麻喇加、蘇門答臘、印度、阿拉伯以及
非洲，梁道明張璉之經營，則在今之荷印。婆羅洲
王蘭人某則據有婆羅洲而却西班牙之寇。爪哇順塔
國王粵人某則國於爪哇北端之海濱。鄭昭則展宏圖
於暹羅，使今日泰國王室，猶留我國人之血統。
吳元盛羅大則均王於婆羅洲，葉來則以血戰八年而
定柔佛，且提師助定檳榔嶼。潘和五則行俠於菲島
。凡此諸人，都是經營域外的偉人，而非逞雄於境

內的地頭蛇。任公又以鄭延平遷葬無置錫之地而垂
四萬方里之台灣，譽之爲不世出之英雄。凡此均可
確實認識梁任公眼裏的偉人是目標向外而非向內的
。這種認識，自然極可寶貴，我於此欲稍加補充的
，就是：所謂目標向外，非惟事功一端，即學術文
化主義思想，亦應擴大其目標爲向外。同時，所謂
內外，應由近及遠，由一國而化及於他國，固稱爲
向外，由一區域而開拓於他區域，亦可稱爲向外，由
一地方而發展於他地方，亦可稱爲向外，由一鄉一家
而惠及於他鄉他家，亦未始非向外，即由一身而澤
及於他人，我們也不得不許之爲向外。不過向外的
嚴格意義，總是指在祖國以外的境地，銳意經營而
已。同時，我們可區分向外工作爲直接與間接兩端
，如張班立功異域，是直接的向外工作，但有時有
所謂擴外必先安內的安內工作，那就是所謂間接的
向外工作了。所以我認爲向外是成就偉人之重要因
素，而此向外工作，應不限於事功，應不限於區域
，應不爲「外」之一字的表面解釋所囿！

是袁之所以偉大，乃在其早具有成功不必在我的胸
襟。而任公之所以許其偉大者，亦洞見其具有成功
不必在我的胸襟呵！其實，何獨袁崇煥而已，張博
望欲通身毒而未成，班定遠欲使大秦而中止，趙武
靈未成統一之業，鄭太監未履歐西之境，這種未成
功處，都足以表彰博望定遠武靈三保之所以偉大。
而且，當諸偉人進行其事功之先，固具有必成之志
願，然亦兼具有成功不必在我的胸襟。惟其如此，
所以能勇往，能堅忍，能一意向外而顯示其偉大。
因是，我們對於任公暗示以成功不必在我的胸襟爲
成就偉人必要的條件，是十分同意的。

梁任公眼裏的偉人，蓋必須具備上述四種優美
條件的。我們很贊成他這種看法！我祇惜他早去世
了幾年，不然，他見到我們領袖的偉大，該如何歡
欣鼓舞呢！我又可惜他生平因從政的見解不遠治學
的魄力，致及身遇到的空前絕後的民族救星！我
們的「國父」——而未師事之！我又可惜他認識偉
人所以偉大的條件而未能先後擺脫保皇黨和從前北
洋軍閥集團的羈絆！但是他對於學術確乎有貢獻，
他對於歷史的體味也確乎深切，對於歷史的偉人也
確乎有異乎常人的認識。他畢竟致力學術文化的，
所以除事業的英雄之外，他也崇拜司馬遷之流的
偉大人物。倘以忠厚的態度來評爲歷史偉人作傳的
梁任公，我們不禁也會許他是足以光吾國史的近世
學術界之偉人。

（四）成功不必在我是偉人胸襟 梁任公傳偉
大，特提及袁崇煥。袁固事功未大成而於崇禎三年
八月十六日棄市者也。但袁崇煥之後，倘有人體其
事，功則其人雖死，其目當瞑，任公於此所以痛心
疾首者，即僅一查督師而無人能繼之亦無人詎繼之
耳。袁之時云：「欲知肺腑向生死，何用安危問去
留」，又云：「杖策必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爲封侯」。

（完）

（完）

（接自第十三頁）

「震」者，革命之諱稱也。然則任公之請求設國
會，開內閣，其以爲當朝政府已自行革命乎？抑以
爲新制度新政府已告建立乎？誠不得而知矣。矧或
新政府果已建立，而所謂新民之功亦非旦夕可就，
此固學術思想家之任公所熟諳者也，亦吾黨之特定
訓政時期之要義也。奈何任公自然其是，而是其所
然。此所以任公之政治抱負，終無由得展乎？或曰
：任公固自言之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吾
之所長也；若其見理不定，屢變屢遷，此吾之所最
短也！」任公之坦率可風，於此可見一斑。然吾竊
以爲任公虛心太過。蓋其政治見解屢變屢遷，或有
其然；而其學術思想與人格精神，實具有一貫之方
向與風格而無稍易者也。吾所憾者：在其政治見解
不能與其學術思想相符合；在其政治作爲不能與其
人格精神相一致；在其本可以爲吾黨之先進，而終
致于與 總理乖離；在其渴念中國之再興，而終未
能與 總裁一見。其果具有兩重人格乎？其果受制
於世俗之師生私誼乎？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也
。然吾知其「依張陸厲振起衰」之功績，必不可
磨；其「介紹新知整理國故」之勞率必不虛廢。吾
更知其愛國熱情，必能感召後人；其學術思想必能
光輝後世；其精神必能永垂不朽。慨茲勝利在即，
建國期成，學術之獎進，士風之淬厲，實爲當務之
急。我中樞明令褒揚任公之至意，其在斯歟！其在
斯歟！

（完）

梁任公我觀

黃式陵

任公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閉簡曰：「互萬古，表九域，自天地初開，以迄今日；凡人類所棲息之世界，於其中而求一勢力最廣而最持久者，何物乎？將以威力乎？西歷山大之嘶吼於西方，成吉思汗之籠騰於東土；吾未見其流風餘烈，至今有存焉者也。將以權術乎？梅特涅執牛耳於奧大邦，拿破崙第三弄政柄於法蘭西；當其盛也，炙手可熱，威震環瀛；一敗之後，其政實亦隨身名而俱隕矣。然則，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勢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讀此可知任公平生之志趣。而中復盛讚哥白尼，培根，孟德斯鳩，盧騷，亞丹斯密，達爾文等西賢，概乎其世之不可多得，乃折筆而語其次，曰：「亦有不必要自出新說，而以其談者之氣，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於本國，以造福於其同胞。此其勢力亦復有偉大而不可思議者。如法國之福祿特爾，日本之福澤諭吉，俄國之托爾斯泰諸賢是也。」此輩任公之夫子自道。其運歐美文明新思想以移植於中國者，任公果曾優為之。或曰：梁任公者，中國之福祿特爾也。任公實當之而無愧！

夫福祿特爾生當路易十四全盛之時；怒然愛法蘭西，乃以其純流麗之文筆，寫極偉大之思想，引導國之政治，以觀當朝；彼雖被逐，幾瀕於死者。卒乃為法國革新之先鋒。而任公生當清季變遷之秋，目擊朝政腐敗，士氣衰微，其熱血如火

如鐵；其激憤如海如潮。復深察世界大勢，非競爭無以圖存；博考各國文物，非採長無以補短。於是振臂而起，以介紹新知鼓舞士氣為己任。辦報講學，南北奔馳，是其用心之苦，奮思之深，則有甚於法之福祿特爾者。

福祿特爾，文學家而思想家者也。其思想之寄託在於詩歌小說與戲劇；其思想之注重，在於時政之譏諷與指摘；出於一時之熱情與直覺者多，出於系統之思想與計劃者少；非若任公之具有基本認識與奮鬥途徑也。任公之基本認識為何？曰，民族主義。任公之奮鬥途徑為何？曰，新民之道。蓋任公以為欲抵抗列強之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實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莫由。語至斯切。其論民族主義之意義與必要，尤甚響闐曰：「昔者有若亞歷山大，有若查理曼，有若成吉思汗，有若拿破崙，皆嘗抱雄圖，驅遠略；欲蹂躪大地，吞併弱亡。雖然，彼則由於一人之雄心，此則由於民族之權力；彼則為補救之所役，此則為時勢之所趨。故彼之侵略不過一時，所謂暴風疾雨，不崇朝而息矣。此之進取則在久遠，日擴而日大，日入而日深。吾中國適當此變遷之中心點，其將何以待之？曰：彼為一二人之功名心而來者，吾可以恃一二人之英雄以相敵；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勢而來者，非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必無從抵制也。彼以一時之氣憤激進者，吾可以鼓一時之血勇以相抗；彼以久遠之政策漸進者，非立百年宏遠之遠謀，必無從待存也。」

如何可以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如何可以立吾民族百年之遠謀？自非恃一時賢者相所可俾哉，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所可圖成，必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均充實強大，始克有濟。此乃任公自然之結論。故任公極言新民為當時中國第一急務，作「新民說」十數萬言，痛陳東家過主義，激勵會黨，已利於公德；力圖自強，認善行為。啟發國家民族思想；嚴斥柔懦謹畏性格，振導進取冒險精神；大非敢仗任運習慣，濫權權利平等思想，此外反奴性，倡自由；反情性，倡進步；反卑怯，倡自尊；反散漫，倡自治；反分利，倡生齒。其在當時中國，承數千年來思想，衰蔽之後，實有如旱地起一霖霖，暗界放一光明，風馳雲捲，震盪一時。全國思想界頓生活潑新鮮之氣，全國學術界大開自由研究之門；士氣為之煥發，風氣為之更新，此乃任公在中國歷史上最輝煌之一頁。

雖然，任公之介紹歐美新思想，非欲吾民盡棄其舊歸以從人也。夫其出發，既出於民族主義；故於我民族所固有之文化與特質，亦力主保存而光大之。曰：「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於亞洲大陸，必其具有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當然異於羣族者；吾人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又曰：「吾所患不在乎守舊，而患無真能守舊者。真能守舊者何？即吾所

土地幣值與稅制

黃通

本刊讀者二人會來函詢及「現行土地政策與幣值變動及土地稅制」諸問題，本刊當轉請地政學者黃通先生代為答覆，茲將來函一訂及黃先生對諸問題之答覆（即本文二三兩節）披露於左。

（編者）

百川先生：

關於土地政策，在貨幣價值本極昂貴的戰時來實施，不見有些困難，當然，不是對於土地政策的本身有所懷疑，而是顧慮到因貨幣價值變動所生的影響：譬如現在一畝地登記地價為一百元，一年後，因為貨幣貶值及公共事業的發展，此一畝地漲為兩百元，這是很可能的事，假如政府實施漲價辦公，豈不地主大吃虧嗎？因為漲價除因公共事業發展的結果外，還有因幣值降低的結果。假如政府照價收買，地主豈不更吃虧嗎？假如到明年或今年就戰勝，幣價一定會提高，物價一定會低落，其程度如何我們可不去估計，到那時，依幣價，這一畝地已值不到一百元了，政府假若依一百元徵稅，始終不還是地主吃虧嗎？但是，先生不免想到，雖然總是地主吃虧，可是政府「取之於民不仍用之於民」嗎？於民終於無損，不，大地主當然不會因此有大影響。小地主都會大受痛苦，因為小地主的生活

就是以前一點點土地為根據，倘政府施以收買及漲價辦公（幣價降低時）或在幣價提高時仍照原價徵稅，恐將波及大多數的國民經濟。同時我國大地主究竟還很少，但是，我仍然不無條件的反對（在上述貨幣價值變動的情形下）我主張全國各地由政府機關按年依各地情形製成各別的物價指數。因之地價得以物價指數為標準而定漲落。例如一年後某地（指土地所在地）物價指數漲一倍，於是政府收買那登記時地價為一百元的一畝地應出兩百元，若那一畝地地價漲到了二百五十元，政府就只能「歸公」五十元了，但是，我這個提議是否能與經濟原理，土地政策的精神，國家財政相違背，不很明顯，特前來請教。其次便是關於土地陳報登記的地域問題，譬如長沙，因為大火及三次湘北會戰的影響，許多地主都逃到西南或西北，遂或甘陝等地帶，如辦理土地陳報及登記，不很困難嗎？不知政府已否規定這些縣份緩行。不贊。敬頌撰安。嚴慶雲手

一、土地之自然增價，係由社會改良及經濟進步之所致，而非由於個人努力之結果，地主自不應坐享鉅大之土地利得，今以徵稅方法徵取不勞而獲之贏利，歸之公眾享受，此種辦法，自屬公平而合理。抗戰期內，幣值有變動，物價有變動，地價隨之有變動，此亦為社會經濟發展之現象，個人不能因戰爭關係而獲得意外利益，政府實施增稅，與徵收戰時過剩利得稅，同其用意。且在地價高漲時

謂淪為其固有而已。是其於介紹西學思想之外，對於我國儒老佛墨法各家，亦頗能同建盡至，倘遺後人。民國以後，講學舊部；整理國故，垂老不倦。此其卓見與毅力，又尤有過人者。綜其一生勞績，允稱我國一代學術家與思想家，而應為千秋百世所崇奉；一如法國之崇奉爾諾特爾，日本之崇奉爾澤諭吉，俄國之崇奉托爾斯泰，固無疑問者也。

但任公雖為我國一代學術家與思想家；而任公本人，則頗欲勉為一大政治家，以展其抱負。竊謂任公之愛國家，愛民族，熱誠勝過，疑若出自天性，其欲從事政治運動，蓋亦無怪其然。所可異者，即任公政治上之見解，遠不如其學術思想上之具有遠識。忽而公車上書，請求立憲；忽而密通馮國璋，力贊革命；忽而退讓國會，修談內閣；忽而奔奉北，組會保皇；亦何了無中心，至於若是一或隨公車上書與組會保皇之舉，乃南海之所為，任公之所隨；子路執鞭，義所難棄。此其說之不知所云，姑不深論；吾獨怪任公之謂國會與內閣，何與新民說之判若兩人？其新民說有云：「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舉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又曰：「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覩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教焉者也。」假若有創造革命羣衆產生革命政府之大志，有實之「不救之以新少短年易變之政府，而救之以新多數難運之民俗」為不可現者，任公且曾囑示以「歸其本於智德力，而救急則歸於一黨」之句

（下接第十一頁）

實行增價歸公辦法，因而減少土地移轉，亦能收防土地投機，平抑地價，促進土地改革之效果。即在照價收買土地之場合，地主除得地價之補償金外，如地面有人工改良物，仍須另給以適當之補償。若政府為實施國家經濟政策或興辦公共事業而徵用民地，係為多數人民謀福利，因而犧牲少數人之利益，亦不能謂為過分之舉措。

二、貨幣價值跌落時期，正為政府實施土地政策之良機，尤其照價收買土地，並無多大困難，第一次歐戰後東歐諸國實施土地政策之能得成功，即為其顯例。羅馬尼亞於戰後實行土地改革，以一千九百十七年至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之公定田租為標準而規定耕地收用價格為其四十倍以內，收地為其二十倍以內。此種數字不能謂為不高，但實際上該國貨幣價值，已大為跌落，僅合戰前四十分之一，所謂公定地租之四十倍，以金幣換算之，實值一年之公定地租而已。且政府對於地價之補償，係付以利率五厘之公債，如是政府徵用土地後，分子農民，其售價約等於收用價格之半額，其他半數，由政府負擔，而且許農民以分期攤還，從大體言，農民只須負擔戰前半年之田租，即可成為自耕農。由是觀之，我國若於此時實行照價收買土地，以實現耕者有其田之遺教，則地主方面可得相當之地價補償，而政府之實際支出並不急劇增加，可減輕財政上之負擔，實一舉數得也。惟於此應有顧慮者二點：其一為地主之反對，政府於徵用土地時，或能引起少數地主之不滿，但若能運用宣傳力量，使其澈底認

清三民主義之建國原理，犧牲個人權益，以促進社會福利，則地主中不乏明智之士，當能豁然風從也。其二為幣量之增多，政府徵用土地，自須予地主以適當之地價補償，際此幣值波動之時，若增發幣量，勢必刺激物價，殊為不宜，惟此可以搭付土地債券（中國農民銀行土地債券法已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由國府明令公布）補救之，是項債券，可採延期支付辦法分年攤還，地主持有債券，等於握有整存零付之定期存款，於相當期限之內，陸續收回其應得之地價，生計上決不致發生問題，而政府不必於目前一次支付現金，致增加發行，引起通貨之膨脹。

三、政府於地價變動時，實施照價課稅或照價收地，可以重估地價方法救濟之，土地法第二百五十六條規定：「地價每五年重新估計一次，但地價有重大變動時，不在此限。」其用意即在適應此種現象。如果政府能依照此項規定縮短估計地價期限為二年或一年，則地主所受幣值變動之影響，必甚稀微，當不致影響其權益。

四、我國中小地主，據一般估計，似較大地主為多。但中小地主，似非僅靠土地為生。且政府徵收私有土地，可分別給以現金或土地債券，地主取得土地債券，等於整存零付之存款，在相當期限內，可無慮生活上發生問題。已如上述。其純依土地為生之老弱孤寡之地主，政府可儘量給予現金，俾其投資於工礦事業，收取股息，以維生計也。

五、依照物價指數而估定地價，確為一良好辦

法。惟有須注意者，戰時物價指數之上漲，並非全為幣值貶落之結果，他如貨物生產，交通運輸，物品供求，及人事心理之影響等，均有關係。因此物價指數，僅可作評定地價之參考，而不能純憑之以為計算地價之標準。況物價與地價之變動程度，並不相一致，就常態言，物價之變動，常較地價為迅速，若在物價指數高漲時，評定地價，其結果，估定地價將遠較實際地價為高，政府似未便依照此項地價以課徵地稅或實施收買也。

六、戰區應否緩辦土地陳報及登記，此為事實問題，地方行政機關可酌量辦理，不必由中央政府以命令行之。

三

一、平均地權政策之主要辦法，蓋據國父遺囑「照價徵稅」與「照價收買」。照價徵稅之作用，在以課稅方法徵取地主不勞而獲之地租，加重其負擔，使其無益於保留而自願放棄過量之土地。照價收買之作用，在防止地主短報地價，及國家因實施土地政策及經濟政策以補償方法徵用民地。此兩種方法猶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相輔相成，殊途同歸，其最後目的，在促使土地之社會化。惟照價徵稅之能否發生作用，與土地稅率規定之當否，有重大關係。現行土地法所定之地價稅率，係採用比例稅制，即不問地主所有地產之大小，一律課以

河畔草

(五)

王健民

十一 蘭西道上

從蘭州到西安凡七〇四公里。公共汽車規定四天達到，司機技術不壞，三天就趕到了。這是西北國際路線的一部份，路修得不壞。沿路有中國旅行社所設招待所。華家嶺是一個很荒僻的地方，招待所的簡樸清潔，予旅客以莫大的便利。

過了華家嶺，景色似乎改變。綠柳成陰，麥色含秀。六盤山爲沿途最崎嶇之地，車行其上，曲折盤旋，何止六次；山色葱蘢多石，令人似置身於江南。其東麓有三關口，相傳爲「楊六郎鎮三關」處，並有楊六郎像。在我的旅行記憶中，這是楊六郎第二個鎮三關處，第一個在河北的居庸關。從靜寧至隆德，形成一大盆地平原，幾似成都。車到隆德，因雨，路途滑膩，先我們十分鐘開出的一輛車子跑到路旁田畔，車還未倒，乘客都被傾出來，輕傷者約十人，有一人臂骨恐已折斷。某君所携的洋狗，因翻車受驚，斷鍊而逃。某君對司機是一個權威者，一飭令我們的司機去替他尋狗，這樣就誤了我們一小時的行程，這一點又是一桿狗官司。

沿途都有左公柳，砍伐甚多，現在已經編了號。邠州以東，却再沒有了。沿途利用人力畜力，運輸不絕。我曾看見四十四左右的駱駝。

涇川境內有回山，其上有曹子建碑，東方朔石像，相傳王母會周穆，寓武於此，並有瑤池。可惜沒有機會去看。邠縣有花果山，水簾洞，望見一大石壁，其上多洞，洞淺而無水，豈是齊天大聖的發

祥地也免不了搶桑之變？邠縣，即周二太王居幽一的地方。被狄人侵略，避於岐山之下，待周幽王被犬戎所殺，又東遷洛陽，這也許是漢族向東南發展的一部風詩所載，可見周室文化已由中原而遷到江漢。而宋學的理學先生硬說是由於后妃不妬忌，而仁風化行南國，把一部民族發展史歸功於男女之私，這種一刑于寡妻……以御於家邦一的說法，真是典型的迂夫子的論調。

十二 到了長安

今年雨水調和，麥收本可十足，但六月初平涼降雹，平涼以南大雨，麥實多壞，損失不小。

車一到咸陽，就感到到長安歷年遺下來的文物。簡單說來：長安這個故都，也是經過許多滄桑的。秦都咸陽，未必就是現在的咸陽城，但相去必不遠。因爲秦始皇是一個大刀闊斧的人，他有氣魄築萬里長城，自然更有氣魄建築幾十里的宮殿。項羽焚阿房宮，三月而火不絕，而望夷宮在今涇河之北，距阿房宮不下五十里，可見秦宮範圍之廣。阿房宮的故址恰在現西京城和咸陽之間，則秦時都邑建築很可能西至咸陽，東達西京。秦城被項羽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漢城重建於現在西京的西北，有長樂、未央、建章各宮的遺址，其城址約爲現在西京的四倍。現在的西京，係就隋唐長安舊址縮小重建，比舊址僅及十分之一。在周秦之間，各種古跡多在咸陽之北；漢代，多在漢城左近，隋唐，多在西京之南。西京周圍數十里都是名勝古跡，所以行人到了咸陽就感到到長安的歷史的文物。（未完）

同比例之稅率，似不能達到「稅去地主」之目標。因此，二十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修正土地法原則，擬改採累進稅制使地產愈多者，納稅愈重，獲利愈少，終至無利可圖，而轉移其資金於他途藉以防止土地兼併之發生。至照價收買政策之實現，必須賴健全之土地金融機構，發行土地債券，補償地主應有之地價，始能爲土地之大量徵購，若政府同時施行土地增價稅，在地主稅，及限制土地使

用等，則平均地權政策，自可加速實現。

二、限田制雖不失爲限制土地兼併之一法，惟實行時困難殊多。因爲土地之自然環境，各地不同，如氣候，地形，地質及地肥等，隨處有差別，因而每畝土地生產力，亦大有高下。各地政府雖可斟酌當地情形而爲大體之區分，然仍多失實不平之處。且個人或團體所有合理經營之土地面積，亦未可一概而論。除自然環境能直接影響土地生產力而外，舉凡灌溉之便否，交通之難易，市場之供求，物價之漲落，資本之多寡，農具之良否耕作之制度，作物之種類，經營之才能，習性之勤惰，家庭之人口等社會因素，亦有密切之關係。因此，如果限制所有面積過寬，則不能發生作用；如果限制稍嚴，則必有若干地方妨害農業經營，而阻礙國民經濟之發展。故限田制殊難行。若採用累進地價稅制一律依地價之高低而課稅，寓限制兼併於日常徵稅之中，不必限制土地所有面積，惟於地產價值逐漸增高時，加重其稅率，迨稅率累進甚高，大地主之負

(下接第七頁)

中 周 信 箱

我爲什麼還在研究

編者先生：

當前急務，非馳騁疆場，決勝於萬里外，即充實後方，謀經濟之發展，始能有補於時艱。乃於困難方殷，生活高漲，及儀器昂貴藥品奇缺之時，倡談研究，未免不識時務，亦爲後傑

所不取。然兵臨城下，身將就戮，阿基米德氏猶高呼：我所研究之圖譜勿損毀。阿氏此種精神在幾何學上多所發明，因食科學之基礎，曾法交戰，法軍慘敗。德軍駐紮城下，強索贖款，巴士特氏尚潛心於發酵之研究，卒使法國日漸發達，擺脫德人之羈絆。我國抗戰逾五載，勝利在望，較之勝強殊多，豈可廢研究工作致遺因噎廢食之譏乎？

惟茲國難方殷民生凋敝之時，非有實際之生產，難稱實際，而此則有賴於科學家之努力。如原料之調查與鑑定，技術之改進與創造，尤貴於就地取材，以應時需，充實抗戰力量，完成建國大業。無論

中周叢書第三種 朱光潛著：談修養

本書爲朱光潛數度之力作，對修養的意義與方法有透闢的闡述。全書十餘萬言，用上等紙精印，實價每冊僅售十四元，初版於三十二年元月出版，請從速訂購。

訂購處：重慶中一支路四十九號
中央周刊社

爲國計民生均不備任何條件充備之後，始談從事研究，因此研究工作隨時隨地均可有所貢獻，例如：現時後方缺乏汽油，自不可因此而停止交通。設國防運輸；努力生產酒精，研究其他代用品亦爲要途。故爲支持抗戰，研究工作勢在必行，尤應加倍努力！

進言之，抗戰一朝勝利，百業並舉，若無充分之準備，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若於此時再開始研究何者可創辦，何者可仿製，何者可就地取材，似覺爲時過晚。或謂時勢過速，自有能手，但不有悠久之訓練，英雄亦難產生。爲應付將來繁重之國家百年大計，現時之研究工作尤不可稍緩！

請觀美國之例：美國全國每日所需之研究費達一百萬美金，工作人員約五萬人；哈佛大學一校之經費，較我國全部教育文化事業經費猶多。英國卜內門一公司，有研究所十八處，投資八十五萬磅，工作人員千餘人。反觀我國，全年研究費尚不足四百萬元法幣，研究工作人員亦僅百餘人而已。自然，中美中英貧富懸殊，不能並語，但德日又何嘗不窮，但彼全國科學家，寧願節衣縮食，不願停止或放棄其研究工作，甚有終身從事發明工作者，此種研究精神實足仿效。蓋建國必需工業，自力始能更生，欲求工業發展，唯有從事科學之研究工作，始能集千萬人之心血，克竟全功。

當茲最後勝利日近之時，有志研究工作工作者，望勿氣餒，勿思遷，再接再厲，尤望成名之先進，起而倡導，則初出茅廬之後生，始有所追隨，將來新中國能發展，能獨立，能與大時代相競爭，實賴於

郭質良啓

中央周刊 零售每冊一元

零售每冊八角

類別	訂閱辦法	半年單價	全年單價
中本	單訂一份	十三元	二十五元
周刊	集訂四十份以上	十元	十八元
國風	單訂一份	六元	十二元
周刊	集訂二十份以上	五元	九元
兩週	中周國風各一份	十五元	二十八元
優待	優待學生軍人黨團員十四元	二十六元	
辦法	聯合五人以上	十三元	二十四元
	聯合十五人以上	十二元	二十二元

- 一 報紙本(正中紙)中周每冊一元，全年五十元；國風每冊八角，全年十八元，半年不定，聯定無折扣。
- 二 優待中周黨團員，註明訂單號碼加訂國風(土紙本)半年四元，全年八元。
- 三 預定均按定價加收郵費一成聯定者免收中周郵費。外埠零售按定價加郵費二成集訂以大包寄遞爲原則；訂時請指定收件人。
- 四 訂費請寄匯票，并請指定重慶觀音岩郵局兌付。匯兌不通處方得用郵票。
- 五 總社：重慶中一支路四十九號
渝版：重慶中央日報社承印

零售：中央周刊每冊五角
國風周刊每冊八角